

[美] 乔·柯德尔 著
荆康宁 译

我要我们在一起

The Dog Who Healed a Family

动物与人类，18个温暖心灵的故事



我要我们在一起

 The Dog Who
Healed
a Family

[美] 乔·柯德尔 著
荆康宁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THE DOG WHO HEALED A FAMILY: AND OTHER TRUE ANIMAL STORIES THAT WARM THE
HEART & TOUCH THE SOUL by JO COUDERT

Copyright © 2010 BY JO COUDE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lequin Enterprises II B.V./S.à.r.l.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hanghai All One Culture Diffus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要我们在一起 / 【美】乔·柯德爾 著；荆康宁 译. —合肥：黄山书社，2014.7
ISBN 978-7-5461-4615-7

I. ①我… II. ①乔… ②荆… III. ①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46440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12131323

我要我们在一起

WO YAO WOMEN ZAI YI QI

【美】乔·柯德爾 著 荆康宁 译

出版人 任耕耘
策 划 任耕耘 杨 雯
责任编辑 江一常
特约编辑 赵迪秋
装帧设计 齐 娜
封面绘图 齐 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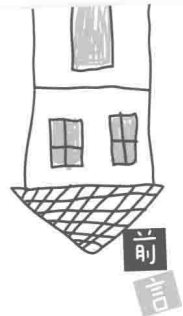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press.cn>)
官方直营书店 (<http://www.hssbook.taobao.com>)
营销部电话：0551-63533762 63533768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4615-7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黄山书社印制科调换 联系电话：0551-63533725)



这本书中的所有故事都是关于动物的，并且都是真实事件。这些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动物和人之间的爱与关怀。南希·托普为了让一条十七岁的狗跨越1500多英里回家而努力了好几个星期。吉恩·弗莱明为一只生下来就没有脚的鹅设计了鞋子，并用牵狗的皮带拉着它直到它学会走路。在他们的野猪布巴失踪了几个月之后，帕特西和布迪·索恩的口袋里依旧装着它最喜欢吃的巧克力，在德克萨斯州的各个农场上寻找他们的野猪。

索恩夫妇最近给我寄来一则新闻，这则新闻是他们从当地报纸上剪下来的，讲的是一帮男人在狩猎途中碰到了一头野猪，当时这头野猪站在那里盯着他们，而他们则拿着弓箭朝它射了三箭，只不过这三箭都落空了。之后，其中一个男人大着胆子凑上前去逗弄了它一下，发现它很温顺，并且很享受这种关照。

这则新闻的奇特之处并不在于这个动物是布巴——它并不是——而在于这群猎手朝一个并不大，也不野，不足以对他们构

成威胁，也不足以让他们拼命追逐的生物连射三箭。因为野猪的肉太粗不好吃，他们也并不是想把它作为食物。

这些猎手朝野猪射箭只是因为它在那儿，正如一位住在我下游的邻居会在政府管制的溪流中捕鱼，他会把所有他看见的鲑鱼都捞起来一样。其实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男人，非常疼爱自己的孙辈，还为孩子们在树上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悄悄地坐在那里，等黄昏时分鹿来河边喝水的时候射杀鹿。他还在河边设下了捕捉麝鼠的陷阱，在路上的时候会从土拨鼠和负鼠身上碾压过去。

其实他们一家人并不吃鹿肉。整个冬天，那具冻僵的鹿的尸体都躺在我家树林后面的田野上。也没有人要吃那个男人捕来的鲑鱼；他把鲑鱼都扔到自己的一个池塘里，直到它们因为数量过多缺氧而死为止。有一次，我问这个快乐的普通人为什么要特意碾压过一只过马路的浣熊，他惊讶地看着我：“它只是个动物！”





仿佛这已经足够解释一切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理由够充分了。毕竟，耶和華不是对诺亚和他的子孙们说地球上的所有兽类和海里的所有鱼类都被交到人类手中了吗？这自然就给了我们毁灭它们的权力，哪怕我们当时并没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它们存在着，而我们希望这么做。

是这样吗？我们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人类和动物。我们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二元性，正如我们发现自己和世界并不是分离的一样。世界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世界。我们不能简单地开采或者毁灭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上的动物，除非我们想要在同一时间为自己带来无法修复的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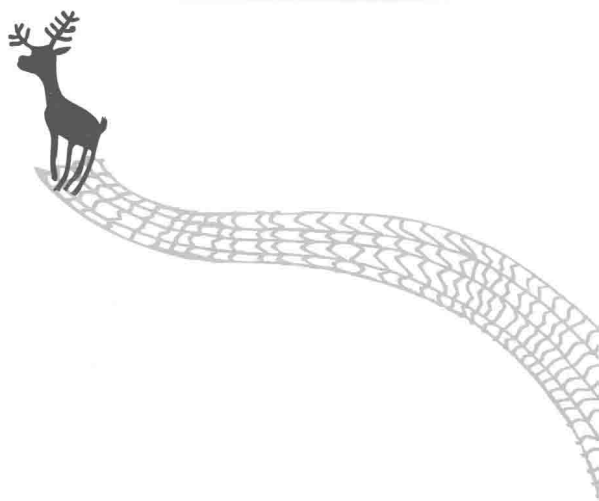
1854年，美洲原住民西雅图酋长说：“如果没有了动物，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灭绝了，在动物身上发生的事很快就会落到人类头上。我们知道，地球并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却属于地球。我们知道，世界上任何事物都紧密相连，一如血

脉将一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地球遭受的一切都会落在其子孙头上。生命之网并非由人类织成，人类只是其中的一根线而已。他对这个网所做之事都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个世界不仅属于我们，同样也属于那些动物。让我们足够无私、坦诚、慷慨地与它们共享吧。这也就是说，当你碰到一条迷途的狗、一头失去父母的小鹿，或者一只生下来就没有脚的鹅时，不要让它感到害怕，要保证它的安全，如果可能的话，给予它一些帮助，善待它。作为回报，正如我们这些故事所展示的那样，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很棒的伴侣，并且值得惊喜的是，你通常还会得到爱。

（美）乔·柯德尔

写于新泽西州加里芬市





The dog
who healed
a family





家有忠犬



目

录

家有忠犬	001	小狗快运	014	乖乖牧羊犬	028	康妮和狗	038
女人与狗的搜救队	042	爱的实验	055	可爱的伊丽莎白	069		
我爱你，帕特·迈尔斯	081	雄鹿弗兰基	094	一头寻求帮助的鹿	110		
一只名叫瓷器的天鹅	118	学会走路的鹅	130	你要怎么责打鸭子？	138		
一头喜欢人的猪	151	布巴在哪里？	163				
Smog 修女和毒蛇温德谢尔德	172	拯救角儿	183				

后记：纯爱的一年 193

整场灾难源自于此。迪克豪斯一家正在收看一档关于难以被收养的孩子们的电视节目，一个有着类似吉姆·斯图尔特笑容的跛脚男孩打动了他们的心。“我们为什么不能收养他呢？”十一岁大的茱莉·迪克豪斯提议。

“嘿，对啊，那一定不错。”十四岁的史蒂夫赞同道，“那样就有人陪我玩了。”

“那就会像是书挡一样了。”雪莉说。她是一个严肃的十三岁孩子。她指的是史蒂夫就是在婴儿时期被收养的，如果家里再多一个小男孩的话，这个小男孩和史蒂夫就会在左右两边守护着这个家里的两个亲生女儿了。“你们怎么想呢，爸爸妈妈？”

莎伦和唐·迪克豪斯夫妇一直在假装看报纸，但他们也一样感受到了来自那个小男孩的牵绊。他们相互对看了一眼。他们那鹅卵石砌成的房子中有足够的空间，他们在威斯康星州那九十公顷大的牧场和树林里有足够的空间，他们的心中也有足够的空间。第二天，莎伦去了那座城市的领养中介。但是在电视目录制和播放的这段时间差内，那个跛脚男孩已经去了一个新家了。

所以这个慷慨的主意就到此为止了。只是几周后，中介寄来了一张另一位八岁小男孩的照片。看到这个小孩子努力挺起自己的小身板来掩饰自己的脆弱，同时张开双臂貌似在保护着身旁两个小

女孩的样子，“就是他了。”莎伦心想。哪怕在她读了随照片一起寄来的信，得知那两个小女孩是他的妹妹，而收养中介规定这三个孩子必须被一起收养之后，莎伦依旧想着：“就是他了。”

“如果你能再搞定三个孩子的话，那我也没问题。”唐愉快地答应了这个奇思妙想。他做兽医的收入足以维持他们的开支。

他和莎伦又读了一遍中介的来信。他们了解到，八岁的蒂莫西、五岁的克莱尔以及四岁的劳里都是一位大学毕业生的孩子。这位大学毕业生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虽说容貌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大脑却严重受损，无法再分辨是非，任何男人只要愿意为她买酒并且提供毒品都能把她领走。这些孩子的生父无法确认，母亲的行为不受常理限制，并且常常忘事。当她一连几天消失不见的时候，蒂莫西就会尽其所能地照顾这两个小女孩，把家里能找到的东西都拿来给她们吃，给她们洗澡、穿衣服，在他妈妈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带回家时，他会竭尽全力保护哭泣的妹妹们，防止她们被打——或者遭受更大的磨难。

在他们的妈妈在只有五度的天气里把他们忘在了一个街角的那天，儿童福利机构发现了他们，开始对他们进行查访。当他们登门拜访，发现小女孩身上到处都是淤青时，他们把孩子们送到了寄养家庭里。但是这些小孩子不愿意分开——而他们的这种抵触情绪

又让他们极难管教——所以现在这家中介正在寻找一个愿意同时收养他们三个的家庭。

莎伦和唐与史蒂夫、雪莉和茱莉开了一个家庭会议。雪莉又一次提到了这种对称性：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就像他们一样。他们觉得这个决定不错，一致同意让蒂莫西、克莱尔和劳里来到他们身边。

这是一场灾难。

八岁的蒂莫西是个小大人，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玩。因为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非常小心谨慎、死板无味、悲观忧虑，并且毫无幽默感。当史蒂夫试图教他扔球时，他表现得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没劲；而当女孩子们试着让他加入捉迷藏游戏时，他把自己给绊倒了，并且很快就回到了屋子里。迪克豪斯家的孩子们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他就像殡仪员一样无趣。

克莱尔则不同，她总是一直不停地微笑。这种微笑空洞乏味、一成不变，就像印在娃娃脸上的一样，而且不管对她说什么、做什么，她总是会这样微笑。她唯一能够完全确定的事情就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是黑色。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用一根黑色的蜡笔在纸片上猛戳，然后把这些纸片藏到屋子里的各个角落。要不然她就会往自己的鼻子上猛捶，直到两行血如小河一般汹涌而出，然后把血抹在

墙上。

一天下午，莎伦·迪克豪斯为了阻止这种行为，提议用她女儿们喜欢的彩色瓷杯办一场玩偶茶话会，四岁的劳里突然大发脾气，掀翻了桌子。劳里一天要发四到五次脾气。通常都是冲着姐姐，她会用指甲抓克莱尔的脸，有一天更恐怖，她用一个指南针的尖头捅了她。莎伦恳求克莱尔学会自卫，至少在莎伦赶来帮助她之前保护自己，但克莱尔只是依旧空洞地微笑着。

每天晚上当唐回家时，劳里的恐慌症都会发作，一连尖叫哭泣上好几分钟。她极度害怕男人，不肯让唐接近她，也不允许劳伦来安慰她。只要一有人试着去碰她，不管有多温柔，她的身体都会变得僵硬起来。

平静与礼貌犹如被戳破的轮胎中的空气一样从这个家庭中慢慢地流失着。家中原有的三个孩子和新来的三个孩子相互回避着彼此，因为这三个不合群孩子的存在，那些大一点儿的孩子甚至变得渐渐跟父母疏远了。莎伦寻求了专业帮助。她带新来的孩子们去进行诊断和治疗，跟他们在家里做游戏，试着让他们允许自己拥抱他们，有时甚至要借助强制手段。但是这些孩子还是无法产生信任感，不肯放松，甚至也不肯相信他们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得更好或者更加和善了。

有一天，当孩子们又一次大打出手，莎伦感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忍无可忍时，电话铃声响了，是唐从办公室打来的：“让孩子们上车，过来。”

“干什么？”

“你会知道的。”唐说道，然后挂断了电话。

莎伦在命令孩子们上车时声音充满了怒气，因此没有一个孩子敢违拗。六个孩子一起冲进了兽医诊所的候诊室，这惊动了一条有着顺滑的黑色皮毛的大狗，它跳了起来，胸口发出低沉的吼声，保护着它的主人们和他们的宝宝。

唐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从诊疗室里走了出来。“他们要搬到城里去，”他向莎伦介绍着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这条狗是一条很棒的看门狗，也喜欢孩子们。但是他们在城里没办法养它，也找不到人可以收养它，所以他们把它带来做安乐死。”

“哦，不要！”茱莉抗议道，她甚至比她的父母还要更加热爱动物。“爸爸，你不能这样做！妈妈，我们不能收养它吗？”

莎伦咬住了嘴唇，强忍着不去评论茱莉上一次提出的收养建议为他们带来的麻烦。她瞪着唐，怪他在孩子们和这对年轻夫妇面前将自己置于这般田地。

“它才只有一岁大，非常强壮、健康，”唐为自己辩护道，“但是，

当然了，还是看你怎么说。”

一阵愤怒涌上了莎伦的心头。很显然，唐想要这条狗，因为它那顺滑的皮毛很像他十几岁时最喜欢的伙伴拉斯蒂。很显然，他早就知道茉莉会爱上这条狗，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他们几个月前被偷走的拉布拉多犬小黑。但是他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她的处境呢？她那么努力地想要维护一个家庭的和睦，她可不想要再多应付一个担惊受怕、无家可归的生物了。

“把它放到狗舍里，以后再说。”莎伦从紧闭的双唇间挤出这样一句话，然后带着孩子们大步走回了车里。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莎伦满心期待着乞求的声音响起。那些小孩子不会的——他们怕狗，正如他们害怕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但是连茉莉也什么都没说。突然之间，莎伦意识到她的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不是因为这几个新来的家伙的话，她是会同意收养这条狗的。所以现在迪克豪斯家的孩子们又多了一个憎恨这些小孩子的理由。当他们到家之后，莎伦给唐打了个电话，让他把狗带回家，看看到底成不成。

“它叫什么名字？”她在挂上电话之前问道。

“谢妮。”

“如果它跟自己的名字一样蠢的话，那它就别想留下来了。”

那天晚上，谢妮并没有躺到那条舒适的狗舍的毯子上，而是拼命扯着狗链，咆哮着。早上的时候，茉莉木然地说：“我想我们不能养它了。”

“把它牵进来，”莎伦说，“看看这样能不能让它停止叫唤。”

狗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而孩子们则急匆匆地为上学做着准备。当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劳里时，莎伦跪在地上，看着屋子另一边的谢妮。

“过来。”她说。

狗胆怯地摇着尾巴尖儿，当下便尿湿了地板。

“坏狗！坏狗！”劳里尖叫着，“走开！”

莎伦抓住了孩子举起的胳膊，不让她打到狗。“不是坏，”莎伦平静地纠正说，“只是吓坏了。它不认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对它好。”她坐在地板上，静静地说：“谢妮……谢妮，没事的。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我们永远不会伤害你。我们会爱你，照顾你。你不会有事的，我保证。”

狗沿着地板挪动过来，直到可以嗅到莎伦的手为止。劳里在一旁看着，谢妮感激地舒了口气，把头靠在了莎伦的大腿上。劳里伸出手来碰了碰它。狗的尾巴轻轻地摇摆着。莎伦屏住了呼吸，劳里知道这段话也是对她说的吗？劳里把脸埋在了谢妮那柔顺的